

张炜
少年
书系

张
炜

著

林子深处

作家出版社

张炜
少年
书系

林子深处

张炜
——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子深处 / 张炜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7
(张炜少年书系)
ISBN 978-7-5063-7753-9

I. ①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2572 号

林子深处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 省登宇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插 图: 林小茶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70 千

印 张: 6.2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53-9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阿雅的故事 ... 1

槐花饼 ... 11

石榴 ... 25

蝉唱 ... 33

造琴学琴 ... 43

仙女 ... 58

老斑鸠 ... 67

他的琴 ... 78

灌木的故事 ... 87



林子深处



目
录



花生 ... 110

烧花生 ... 117

山药架 ... 128

小河日夜唱 ... 137

赶走灰喜鹊 ... 144

告别 ... 153

下雨下雪 ... 162

鱼的故事 ... 176

鸽子的结局 ... 184

阿雅的故事

1

外祖母给我讲过的故事数也数不清，但最令我难忘的，是那个叫阿雅的小兽的故事。

外祖母是一个奇怪的有神论者。当年的有神论者不仅信神，而且还信各种精灵。她说这里的人有一些神秘的传统，这些传统被秘密地遵守，有时一连几代人都信守下来。她说那些极其精明的、幸运的人家，常常会不动声色地豢养一种宠兽：有的养猴子，有的养笨熊。“我们家呢？”“我们家，”外祖母一边做活一边说，“等你长大了的时候我再告诉你，我们家养什么……”

外祖母说这话的样子很神秘。她告诉了我一个朴素的、然而在当时足以令我大惊失色的道理：所有的大户人家，要想获得长久的幸福，过得一辈又一辈富裕、衣食无忧，那就必须暗暗结交一个有特异本能的野物。有些野物总是具备我们人类所没有的神奇本事，比如说，它们能够暗中护佑这户人家无灾无难，辈辈平安；个别本领超群的，还

会在这户人家毫不注意的时刻搬来一些东西：搬来粮食布匹，搬来林子里好吃的东西……

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，我都没有怀疑过外祖母的话。我把她的话告诉母亲，母亲也十分肯定地点头说：“是的。是这样的。”

外祖母并未指出谁家曾豢养了这种叫“阿雅”的小兽，只说它长了黄色的皮毛，光亮得像缎子一样；它的尾巴粗粗的，毛儿蓬松；它的鼻梁从脑瓜那儿往下拉成一道直线，很尖很尖；小小的鼻孔，尖尖的牙齿，灵活到极点的身躯……如果它腾跃起来，可以把空中飞行的小鸟咬到嘴里。它的两只前爪很短，但极为灵巧和有力。总之它是一个机灵透顶的家伙。别看它只有一二尺长，像小狗一样，可它的聪明是世上所有动物都比不过的。有一户人家就养了这样的一只小兽，世世辈辈都养，他们称呼它的时候就像发出了一声悄悄的叹息：“阿——呀（雅）——”

“阿雅”成了这户人家的一个成员。它在这一家里进进出出，大家都装作没有看见，因为事情最好不要挑明了。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小心翼翼地提到它，嗓门压得低低，只说一声“阿雅”来了、“阿雅”走了。他们把院门门槛下边锯出一个洞，正好能容那个小兽进出。有人一旦问起这个洞来，他们只说那是“猫道”。他们围墙外面有一个大草垛子，下面有一个洞穴，口儿小，里面却十分开阔，铺着软草，那就是“阿雅”的窝。

这户人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大摆酒宴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在屋角多摆上一份饭菜，那就是给从不轻易露面的那个特殊家庭成员准备的。当家宴席散了时，再到屋角去看看，那份饭菜真的被动过了，不过只动过一点点。“阿雅”并不需要吃这样的盛宴，它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吃，它不过是为了满足这户人家的一片心意，就

随便吃了几口。它热爱自己的主人，早已经离不开它的主人了。

据说，只有交了好运的野物才能找到一户殷实牢靠的人家收留它。可是它又不需要这户人家做任何事情，不需要他们的庇护，更不需要他们的援助。相反它倒要因此给自己的一生添上永远也没有尽头的劳碌和负担。它要为他们起早贪黑去搬弄东西，去冒险。想想看，它们本来可以在林子里过得多么自由自在，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，可以尽情嬉闹玩耍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所有的时间都归自己所有。可是当它从属于某一户人家的时候，这种自由就再也没有了。它们的心要永远牵挂在这一户人家身上了……

2

外祖母讲过这其中的奥秘，她说：那些小动物固执地认为，只有找到了一户人家的“阿雅”才有最好的报应，它到来世的时候也才有可能转生为人。所以只要有机会为一户人家服务，那些小兽大都乐于去做，而且在林子里，在它们那一伙里，从此就成为极受尊敬的动物。它们一个个既遭受嫉妒又领受羡慕，到哪里大伙儿都尾随着，用钦敬的目光望着它；它伏在地上解洩的时候，大伙儿也要站在一边观看；它爬过的树，大家都要试着爬一爬；它去过的地方，大家也都要去打个滚儿才舒服。

外祖母说，那时候所有的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千万不要去问他们。因为知道底细的人很少，人们都普遍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双手才挣来了万贯家财的。实际上啊，那是因为他们暗地里交往了一个神通广大的野物，这才能让他们不至于坐吃山空，一辈又一辈富得流油。外祖母说：交往任何野物都不如交往一只“阿雅”，

它有多么聪灵、多么忠诚啊。有一个大户人家就交往了一只“阿雅”，当这家的老祖宗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，就特意到“阿雅”的洞穴边上祷告了半天。他说自己是个善良的人，他的后一代也是善良的人；为了不让家道衰落，他求“阿雅”千万帮衬他的儿孙们，他们一代一代都忘不了它的恩情。就这样，老祖宗含着眼泪告别了小兽，不久也就死去了。谁都知道“阿雅”是个重信义的生灵，老祖宗将死的那一刻，人们都眼看着一个飘飘的少女样的影儿来到床前，它把芬芳的小嘴凑过来吻遍了老人。它吻过他的额头，又捧起他那双枯黄的手贴在脸上。人们睁大眼睛，却是一片迷离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老人就在这快活的安慰中告别了人世。就在他死去的那一时刻里，全家人都听到一阵哀哀的恸哭。这哭声在床边旋转着，升上屋梁，很久才飘向窗子，然后消逝在远处。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在哭。

老祖宗走了，这个大户人家的另一个时代开始了。他的儿孙们，就像他们的老祖宗做过的那样，每天晚上在窗台放一个瓷碗，里面盛了半碗清水。他们都习惯了，也都知道，在半夜时分，将有一个小兽从很远很远噙来一颗金粒，将其吐在碗里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只安静地睡自己的觉，不准起来偷看，更不准打扰……

“阿雅”具有一种超凡的本领，它能够一口气跑到南山，在大山里找到常人辨认不出的金粒，然后再在天亮之前赶回来，把它吐到那个水碗里。黎明时分，这户人家年龄最大的人要早早起来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察看碗里的清水。如果有一颗金亮的小颗粒，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当然有时候“阿雅”奔波一夜，最后还是找不到那颗金粒，可它的肚子已经饿极了，就不得不去搜寻一点东西吃，这样才能支撑着疲惫的身子奔回来。

它在这条路上不知奔波了多少年，这些年里所能寻觅的范围越来越

越大，路也越跑越远。一开始只在周围的河汉里，后来就要向南，奔向那一座座高山了。它已经为这户人家采了一辈子金粒，所有的山溪沟坎差不多都寻遍了，如今不得不跑向更远更远的地方。但是在天亮时分如果还跑不回来，那也只得放弃这一次收获了。因为这是它的规矩：必须在太阳公公露出地面的那一刻，把一切事情全都做好。它有时沿着河畔往大海的方向跑——那里没有黄色的金粒；可是它惊喜地发现，那里有被河水冲刷出的白色金粒。在它眼里白金粒比黄金粒更为宝贵。于是它就噙着回来了。

可惜这户人家的后代只认识黄金。他们认为如今落进水中的只是些银白的沙石罢了。第一天早上，当那个人洗了手脸到窗前去端水碗时，发现了这颗白金就大失所望，一气之下把它泼到了地上。这一次他有点隐隐的惧怕，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。接连两天晚上，水碗里都只是一颗白金粒，他同样愤愤地把它泼掉了。

最后这户人家终于骂起来。他们认为“阿雅”变心了，或许是被另一户人家收买了去，这会儿在存心嘲笑他们糟蹋他们。开始的时候，主人在“阿雅”的洞穴那儿祷告，再到后来就是威吓。他说：“我们供养了你一辈子，想不到你这么坏，这么没有廉耻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废了你的洞穴。你回到林子里、回到你那个半路做下手脚的新主子那里去吧。”

当他这样说的时侯，听到洞穴里传来了一阵泣哭。可他无动于衷，跺着脚，连连吐着说：“呸，呸，有脸哭哩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他到窗外去端那个水碗，发现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了。

隔了一天，他再去看水碗，发现清水里又一次有了那个银白闪亮的东西。他骂着，狠狠地把它泼到地上。这一天，这户人家的主人把

全家老少都叫到一个角落里，互相使个眼色，然后提着铁锹，拿着木棒，悄悄地向屋子西面的草垛子围过去。那个草垛子是他们先人特意为了小兽搭起来的，为了让它便于做窝挖穴。可是这会儿他们恨不能把那个草垛子点上，让烈火把那个负心的东西烤焦，只是因为怕燃着大宅才没有那样做。他们想把它从洞穴里捉住——根据大户人家自己的原则，那个野物一旦变了心，就必须想办法把它铲除，不然的话会留下后患：它会把全部技能和心智都用到另一户人家，让他人暴富；或者它在一怒之下把这户人家所有的宝贵东西一点一点搬空。野物都有过人之处，说不定它还会使他们处处都不顺心，让媳妇生出一个怪胎，让孙子得个怪病，诸如此类等等。他们怀着既恐惧又仇恨的心情把那个草垛子包围起来。有人拿出一面小网，迅速地蒙住了洞口，接着就是用烟熏，用棍子捅。奇怪的是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后来他们干脆用锹挖起来。洞穴全部挖开了，那是一个长长的曲折的洞穴，最里面是圆圆的一个大窝，铺了细细的茸草。

“阿雅”跑了，这个狡猾的东西早就听到了风声，它跑了。

接下来一连几个夜晚，他们都听到一个小姑娘在四周的林子里哭泣。他们听到了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恨恨地说：“哭去吧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没有人可怜你。”

“阿雅”一夜一夜不能安睡，它哭啊哭啊，整个林子都笼罩在它的哭声里。这户人家只是恨着它，他们怎么能知道，当它失去了自己的主人时，双重的灾难就降临到它的身上了。一是它有巨大的委屈不能吐露，因为它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和人沟通，简直是悲哀欲绝，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毛发全部揪光。它有时一口气爬上一棵很高的大树，又猛地跳下来，想用这个办法来消解心头的愤懑。更大的不幸是，四周的伙伴们都开始嘲弄它，往它身上吐口水，说：“再也不用神气了，

小贱皮东西。”它们骂它，往它身上扔土块，有一次还把一个死去的小老鼠扔到了它的鼻梁上。它忍受着一切，无心反抗，只长久地坐在那里望着西方的落日。每到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，它身上都有一股冲动，因为往常它都是在这个时辰奔向南山，奔向河口，去那里搜寻一天的喜悦，再把收获小心翼翼地投放到那个洁净的水碗里。可这会儿它不能去了。它千辛万苦寻来、含在口中的白色金粒吐给谁呢？它不愿背叛这个人家的，永远也不。它想起了与这户人家久远的友谊，想起了他们相处的欢愉和幸福，想起它对老祖宗曾经发过的誓言：永远也不背叛他们。可是从今以后它再做些什么呢？最悲伤的莫过于这个时刻了。往日劳碌中它过得多么快活，简直什么都可以忘掉；它享受了整个林子的尊敬，它的愉快和甜蜜连星星也会嫉妒……它痛苦，犹豫，最后发现只有从事往日的劳动才能免除一切不幸和懊恼。于是它重新奔向了高山大河，重新嚼起了白金。

刚开始它还想找到那种令主人痴迷的黄色金粒，可它寻了一生，早已把遍地黄金寻个干净，真的再也找不到一粒了。它只得小心翼翼地嚼着那颗白金粒，踏上了熟悉的归路。它又要迈进那户人家的门槛了，可是刚刚走近，就发现留给它的那个通路已经罩上了一张险恶的网。它身上像被烙铁烙了一样剧烈一抖，赶紧退回来。多么冒失啊，如果一不小心闯进去，就会被网上的暗扣给死死缚住。怎么办呢？它蹿上院墙，又小心地滑溜下来，然后跃上窗户——那个水碗还在。这一回它聪明了几分，先仔细观察：它发现水碗的下面、离水碗不远处，隐下了什么可疑的东西。那个东西它从来也没有看到过。它借着月光端量了许久，后来终于看懂了，那是一个弹力十足的铁夹子。也就是说，当它走近那个水碗的时候，铁夹子就要打下来，它就会被活活夹住。多么可怕啊，“阿雅”在窗台四周急急奔走，许久才战胜心中的



恐惧。它有好几次想小心地绕开这些危险，把白色金粒吐到碗中的清水里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最后它只好噙着它的收获重新跑回了森林……

3

“阿雅”啊，无数的折磨和思念开始了，酸酸的东西不断涌上心头。它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乞求什么来解救它，解救它的主人——有什么东西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啊！有什么办法才能“阿雅”和那个愚昧的大户人家之间搭起一道理解的桥梁啊！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它等待着，看着星星落了又出……

又待了一天，它实在忍受不住这煎熬，终于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把口中的白金粒吐到那个水碗里。它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，它记得这个大户人家的老祖宗辞世时说过的话。它被那一段历史深深地激动着，周身热血奔涌不停。它的心怦怦剧跳，全身滚烫滚烫。就这样，它重新来到了那个大户人家的院落。一切如旧，水碗还在那儿，不过那仍然是一个诱饵。陷阱也在。它小心地、凭着无比的灵捷跳到一边，然后又一丝丝地往前挪动。它想用小小的前爪踏着铁夹的缝隙往前挪动。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它尖尖的鼻子马上就要沾上水碗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，夹子的机关被触动了，冰凉的铁夹牢牢地扣住了它的前爪。

在那最后的一刻，它差不多听见了骨头折断的咔嚓声。

夹子声很快引来了一群人。他们举着火把跑来，连连说：“逮住了逮住了，可恶的东西。”他们提着夹子，连它一块儿提起来。

可怜的“阿雅”不省人事，小小的鼻梁抽动着。就在一家人七嘴八舌议论怎么处置它的时候，它慢慢睁开了眼睛。它的智慧在最后一

刻帮了它的忙：它故意没有把眼睛睁大，而且用力屏住了呼吸。这户人家最小的那个小人儿伸手抱住了它，说：

“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要它。”

年龄最大的那个老太太劝说着，他们就扳开了夹子，把它取下来。可是他们还紧紧地握着它的前爪。那个小家伙把它抱在了怀里，对着它的嘴吹气，想让它转活过来。它心里多么感激啊，可是折断的前爪钻心地疼，它用力忍着才没有呼喊出来。

小家伙摆弄了一会儿，见它没有转活，就把它抛到了一边。这会儿那个年老的人取来一根绳索，说趁着它还没有转活过来把它绑了吧，免得再跑掉。另两个人在一边议论说不如干脆的好，于是去找刀子——就在那一刻，“阿雅”奋力站了起来，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惊呼的当口，就用剩下的完好的一对后爪使劲蹬了一下，腾地蹿了起来。他们连连惊呼，它就在这呼叫声里一口气蹿上院墙，一拐一拐地洒着血滴跑开了。

它一口气跑进了森林，永远告别了为人类服务的历史。

这就是外祖母的故事。

槐花饼

一片片的林子绿起来，一簇簇的槐花开起来，远看似大海中绽开了一堆堆雪浪。

我们学校的农场就在海滩上，在百花丛中。早晨，我们去农场劳动，要穿过一丛丛槐棵，让露水沾湿衣襟。槐花真香，蜜蜂嗡嗡叫，大海滩上到了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。放蜂的人都是从天南海北赶来的，说着古怪的异地口音。我们围看他们工作，觉得有趣得很。

养蜂人可以在蜂群中钻来钻去，蜂子不蜇他们。不过割蜜的时候，他们要戴上面罩，像救火队员的样子。我们跟他们要蜜吃，他们就用一柄小小的勺子舀了一点，让我们一个一个舔一舔。他们不舍得。

还是看林子的严爷爷好！他自己掏钱，买了蜜让我们掺了水喝。那多么棒！就为了喝到甘美的蜜水，我们也乐于到农场去劳动。

想一想整天坐在教室里的滋味，真是难受极了！大家谁不渴望早些到大海滩上去。我们要耐心等待——农场里种花生时，需要更多的人手，这时我们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。

农场上有一个小草屋，那是严爷爷搭成的。他在草屋里住了很多

年，看护林子，如今也看护我们的农场。草屋被烟熏黑了，有一股烟火味儿。里面挂着草药、火绳、干鱼。可我们从来未见他打下了什么野物，虽然他有一杆又黑又大的土枪。他说：“不能打它们，它们不易。”我说：“打一只老鹰不好吗？”他还是摇头，说：

“伤天害理。”

老人的心真好。

他的鱼都是在海边上捡的、用鱼钩钓的，这些鱼最大的有三尺多长，满是鱼油，肥透了。干活累了，正好老爷爷的鱼也焖好了，他招呼我们吃几口，我一辈子也不忘那股鲜美味儿。

有一次我吃了两种鱼，觉得味道太不一样了。严爷爷笑笑说：“这是海鱼，那是河鱼——芦青河里的鱼。它们可不是一个味儿！”接着老人家告诉我们进河逮鱼的故事：冬天，河上结了冰，他踏着坚冰走上河中央，然后在冰上凿洞。河里的鱼喜欢呼吸新鲜空气，都聚到冰洞这儿了，那时他就设法逮到它们。

老人家还饲养了两只刺猬、一只鳖。这些小东西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：一天晚上老人觉得有什么在门外咳嗽，开门一看，见两只刺猬伏在那儿；一天早上他沿着海边往芦青河入海口走，走了没有多远，就发现一只鳖昂着小头倾向他爬来……他将它们饲养起来，给它们东西吃。

严爷爷会吸烟，不过点烟斗时不用火柴，而是故意用一块铁板敲打白色的小石头——火花儿嗤拉一下溅出来，燃着了盖在烟末上的一层灰面，接着烟斗冒烟了。多么神奇的点烟法，我那会儿相信这世界上也许只有皇帝才会这么点烟。我不明白，不明白这种古怪的器具奥妙在哪里。我试着敲了几下，火星儿虽然也飞出来，但又弱又少……他告诉我那块铁片叫“火镰”，是纯钢做的；白石头叫“火石”。从此

我留意给他捡拾沙滩上的火石了，很容易就捡了一堆。严爷爷瞅瞅石头说：“这够我两三代子用。”

他吸的烟是自己在海滩上种的，据他说这种烟是世上最香最醇的。我们试着吸了一口，都辣出了眼泪。严爷爷大笑。他还当着我们的面搓碎了干榆叶、槐叶儿塞进烟斗，有滋有味地吸起来。“大海滩上的烟又多又好，住这儿有吸不完的烟。”他这么说。

养蜂人跟严爷爷好，常常白送他一些蜜。老人为他们义务守着蜂箱，用土枪驱赶那些祸害蜂子的野物。蜜掺在水里、饭里，吃起来多么棒！我们没有多少更高的革命理想，心想长大了能像严爷爷一样来海滩上看林子也就幸福了。

老师让我们多跟老爷爷学习革命本领。来海滩上开门办学，目的就是接老人的班。可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老爷爷只有一个班，谁接了好呢？再说他身体好得很，打算一辈子住在小草屋里！不过我们一想到来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，又觉得太有意义了。老师说：“要学老人家那样……”于是我就吸烟，不过不让烟呛着。老师发火，我就说：“我学严爷爷！”我和同学们烧东西吃，烧小野萝卜、野蒜，什么都烧了吃，吃得嘴上黑乎乎的。老师发火，我们就说：“俺学严爷爷！”

有个刚来学校的女教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，她很漂亮。她被同学们气哭了。严爷爷慈祥地用手拍拍她的头，说一些鼓励她的话，她立刻就不哭了。严爷爷骂我们，怪好听的。他伸长巴掌打我们，谁都用不着躲闪，因为巴掌打在身上怪好。

有人放出冷风说：“如今的学校还像个什么样子，让看滩看林子的老头胡掺和，学生不像学生，老师不像老师，还办什么农场……”冷风吹进学校，大家都气得要命！非要挖出那个钻在阴暗角落里的坏人不可。我们认为：正是开门办学，使大家学到了本领，增长了才干，